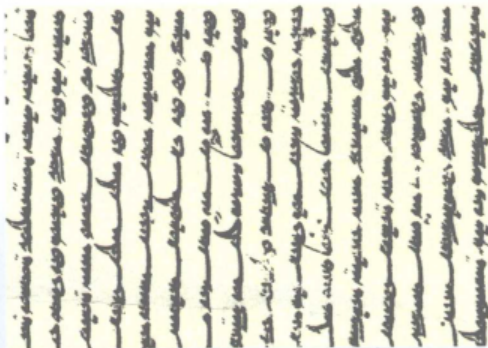




中央民族大学国家“十五”“211工程”建设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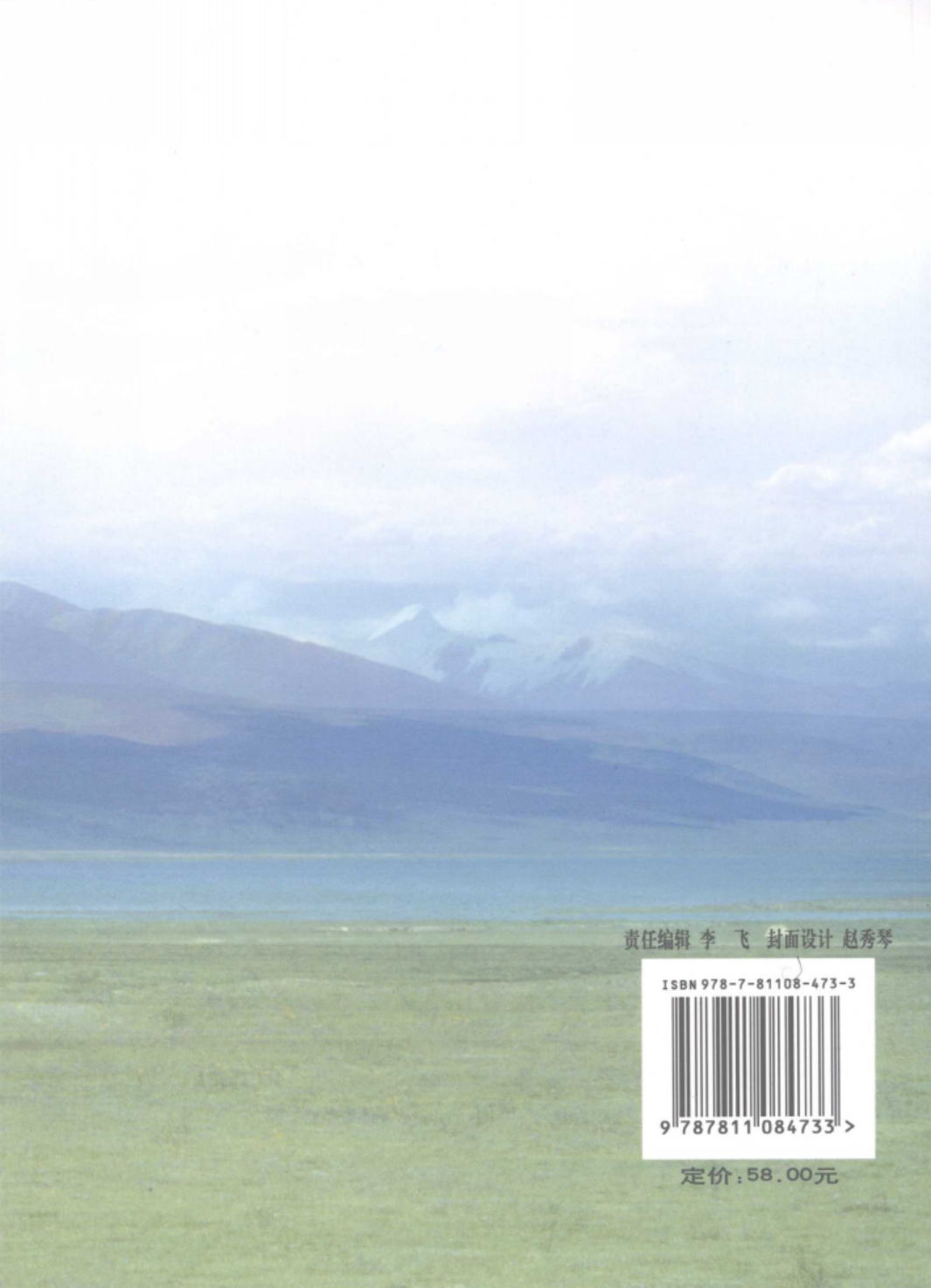


Study on the Uighur
Maitrisimit (Hami Version)

耿世民 著

回鹘文哈密本 《弥勒会见记》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李 飞 封面设计 赵秀琴

ISBN 978-7-81108-473-3



9 787811 084733 >

定价: 58.00元

中央民族大学国家“十五”“211工程”建设项目



耿世民 著

回鹘文哈密本 《弥勒会见记》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鹘文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研究/耿世民著.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8. 3

ISBN 978-7-81108-473-3

I. 回… II. 耿… III. 佛教—宗教剧—剧本—文学研究—
新疆—古代 IV. I207. 364.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202226 号

回鹘文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研究

作 者 耿世民

责任编辑 李 飞

封面设计 赵秀琴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 100081

电话: 68472815 (发行部) 传真: 68932751 (发行部)

68932218 (总编室) 68932447 (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华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20.375

字 数 510 千字

印 数 2000 册

版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08-473-3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回鹘文《弥勒会见记》(Maitrisimit)为世界突厥语民族和维吾尔族古代重要文献之一。原写本大约成书于公元 8—9 世纪,性质为佛教原始剧本或说唱文学脚本,共由二十七幕(品)组成(哈密本现存二十幕/品)。有的学者认为它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剧本。上世纪初德国考古队曾在吐鲁番地区发现若干残卷。20 世纪 50 年代末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哈密地区发现了比较完整的本子(约 300 叶 600 面)。1961 年当原写本从新疆博物馆借到北京时,我曾花费一年多的时间对其进行初步的研究。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研究工作中断。上世纪 80 年代初以后,我又重新开始对该写本(根据照片)的研究工作。1988 年后,在德国洪堡基金会(A.v. Humboldt Foundation)的资助下,在德国同行的帮助下,用德文出版了三卷两种关于该书的专著,书名分别为 Das Zusammentreffen Mit Maitreya《弥勒会见记研究》,Teil I-II, 1988, Otto Harrassowitz, Wiesbaden; Eine Buddhistische Apokalypse《回鹘文一种佛教启示录研究》,1998, Westdeutscher Verlag, Opladen 及若干篇论文。以上二书及论文的出版在国际上为国家和学校赢得了荣誉。由于二书及其他有关论文是用德文在国外出版,国内知者不多。近一二年我不顾年老体衰,经过努力,把该二书及论文转德文为汉文,并修订、补加了不少新的内容。后面所附的几篇附录也是我以前发表的关于此书研究的论文。它

们可说明我对此书研究的历程和观点的变化。

这是一千多年前维吾尔族信仰佛教时期留下的古代文献。像研究任何古代语文文献一样，即使是最权威的专家也不能说他的研究都是百分之百的正确。

由于水平所限，错误在所难免，尚希方家指正。最后衷心感谢哈萨克语言文学系、维吾尔语言文学系、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和学校有关方面的支持。

耿世民

2006年12月

目 录

前 言	(1)
导 论	(1)
回鹘文哈密本《弥勒会见记》敬章研究	(12)
回鹘文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第一品	
“跋多利婆罗门举行布施”研究	(46)
回鹘文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第二品	
“弥勒菩萨出家成道”研究	(95)
回鹘文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第三品	
“阿那律罗汉演说譬喻故事”研究	(152)
回鹘文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第四品研究	(200)
(第五一九品不存)	(249)
回鹘文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第十品	
“从兜率天下降人间”研究	(250)
回鹘文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第十一品	
“菩萨降生”研究	(277)
(第十二品不存)	(316)
回鹘文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第十三品	
“菩萨离家寻道”研究	(317)

(Chpters 17-19 not preserved)	(442)
Chapter 20: About the hell.....	(443)
Chapter 21 : About the hell.....	(454)
(Chapter 22: not preserved)	(464)
Chapter 23 : About the hell.....	(465)
Chapter 24 : About the Hell.....	(472)
Chapter 25 : About the hell.....	(474)
Chapter 26 : About the heaven.....	(501)
Chapter 27 : About the heaven.....	(519)
Bibliography.....	(539)
Appendices :	
1. Glossary of the first 5 chapters.....	(548)
2. On the Uighur Biddhist primitive drama "Maitrisimit"	
.....	(594)
3. On the Uighur talking-singing literary work	
"Maitrisimit"	(617)
4. Preface of the book "Eine buddhistische Apokalypse"	
.....	(627)
Plate 1.....	(638)
Plate 2.....	(639)
Postscript.....	(640)

导 论*

1981年初—1983年夏,当我作为德国洪堡基金会(A. Humboldt-Stiftung)访问学者在德国波恩大学停留期间,和该大学比较宗教学研究所所长 H.-J. Klimkeit 教授合作,重新开始对哈密本《弥勒会见记》进行研究。对其前五品(序品及一——四品)的研究成果,于1988年作为《亚洲研究丛刊》第103卷由西德 Otto Harrassowitz 出版社出版,书名题作《弥勒会见记前五品研究》(Das Zusammentreffen mit Maitreya—Die ersten fuenf Kapitel der Hami-Version der Maitrisimit, Teil I, II)。《弥勒会见记》是现存篇幅较长的回鹘佛教文献之一,能与其相比的只有《金光明经》、《玄奘传》等少数几种文献,它对研究古代维吾尔族语言、文学、文化和宗教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早在上世纪初德国考古队在吐鲁番地区就发现此书的残卷。1959年在哈密发现了此书新的写本残卷,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德国本(虽然仍不是完本),它大大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弄清楚该书的结构和内容。

《弥勒会见记》内容为关于佛教未来佛弥勒(回鹘文作 Maitri,梵文为 Maitreya)的事迹。早在1919年德国学者劳依曼 E. Leumann 就研究刊布了古代新疆和田塞语的同名本子。^①之后(1968)汉堡

* 根据笔者与德国 H.-J. Klimkeit 教授合著的德文《弥勒会见记》(前五品,1988)一书的前言补充写成。

① E. Leumann, Maitreya-samiti, das Zukunftsideal der Buddhisten (弥勒会见记——佛教徒们的未来理想), Strassburg, 1919。同作者后又重新研究了该书,题作 Das nordarische (sakische) Lehrgedicht des Buddhismus (佛教北亚利安[塞]语教义诗), Leipzig, 1933-1936。

大学 R. E. Emmerick 又再次研究了该写本，出版了题作 *The Book of Zambasta*（赞巴斯塔之书）的专著。在他们的书中都谈到有关弥勒的其他佛教文献。这里首先是保存在《大譬喻经 *Divyāvadāna*》中关于弥勒的譬喻故事。它不仅谈到弥勒的未来，而且讲到他的过去和妙声（*Pranāda*）王宝柱被毁之事（此柱虽在《弥勒会见记》中提到，但故事未展开）。其次引证了南传佛教巴利文的《长部 *Dīgha-Nikāya*》第二十六章。那里说当弥勒出世时，人寿将增为 8 万岁，商佉（*Śankha*）王将成为世界的统治者。这一点也见于《弥勒会见记》。劳氏引证的第三个文献是 *Anāgatavaṃsa*（《未来序》）。此外他还讲到关于弥勒的 5 个汉文本子。据回鹘文《弥勒会见记》，早在释迦牟尼佛在世时弥勒已诞生，并被佛指定为继承人。根据藏文大藏经，弥勒被指定为未来继承人是发生在兜率（*Tuṣita*）天，^①而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则强调是在人间。^②

佛教中关于未来佛弥勒的传说，似应来自伊朗（特别是摩尼教）的影响，具体说他可能和古代伊朗关于救世主（*Saošyant*）或摩尼教关于光明使者重返世上的观念有关。

《弥勒会见记》与称作《弥勒授记》（*Maitreya-Vyākaraṇa*）的文献有关。关于这点，印度学者 P.C. Majumder 在其刊布的《圣弥勒授记》（*Ārya-Maitreya-Vyākaraṇa*）吉勒吉特残卷中已提到。^③但本书中描述的一些情节又不见于我们所熟知的汉文、梵文、藏文本中，这使它具有特殊的性质和意义。另外在人名方面也不同，如：《圣弥勒授记》中弥勒父亲叫妙梵（*Subrahman*），母亲叫梵摩波提（*Brahmāvatī*）。但在本书中，弥勒父亲叫梵寿（*Brahmāyu*），母亲名则相同。关于弥勒降生的情节与佛教传说中的描写基本一

① 此点为波恩大学中亚所藏族学者白马茨仁格西见告。

② 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特别强调成佛必须在人间，甚至连天上的神仙如要成道，也必须先下生人间，然后才能成道。

③ P.C. Majumder, in: Nalinaksha Dutt (ed.), *Gilgit Manuscripts*. Vol. IV. Calcutta, 1959, p. xxix ff.

样。总之，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在迄今所知有关弥勒的文献中占有特殊地位。至于它与其他弥勒文献的具体关系，这要等彻底研究所有有关弥勒的文献（包括本书）后，才能下结论。从宗教史的角度研究有关弥勒的文献表明，它曾受到伊朗古代思想的强烈影响。后者对佛教未来希望之神的产生起了明显的作用，^①这一点也反映在回鹘文本中。

回鹘文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的序章和正文四章最初用德文发表于 1988 年。^②在此之前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已为学术界所知。1957 年和 1961 年葛玛丽（A. v. Gabain）影印刊布了保存在德国梅因茨和柏林两处的前德国吐鲁番考古队于本世纪初所获回鹘文《弥勒会见记》残卷（并分别附有研究报告各一册）。^③1980 年土耳其学者色那西·特肯根据葛玛丽的影印本出版了研究本，题作《弥勒会见记——一佛教毗婆沙师著作的回鹘文译本》。^④在葛玛丽发表的附册中也概述了有关弥勒的其他文献，并对德国本的内容做了简要介绍。特肯的书对葛玛丽刊布的两部分写本进行了拉丁字母转写和翻

① 可参看下面四人的论著：

E. Abegg, *Der Messiasglaube in Indien und Iran*（印度和伊朗关于救世主的信仰），1928，同作者，*Der Buddha Maitreya*（弥勒佛），1946。

S. Levi, *Maitreya le consolateur*（安慰者弥勒），in: *Etudes d'Orientalisme II*, 1932, pp. 355-402。

W. Baruch, “Maitreya d'après les sources de Serinde（西域出土文献中的弥勒）”，in: *Revue de l'Histoire des Religions CXXXII*（1946），pp. 67-92。

P. Demieville, *Le paradis de Maitreya*（弥勒的西方乐土），in: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XLIV*（1954），pp. 387-395。

② 此外我们以单篇文章的形式发表了 10、11、13、14、15、16 等六品（分别刊于 *AoF* 14, 15, 18, 20, *Varia Turcica XIX*, *JTSHU* [Journal of Turkish Studies of Harvard Univ.], vol. 9），1998 年又发表了 20-27 品，书名题作《一种佛教启示录研究 Eine buddhistische Apokalypse》，德国 Opladen。

③ A. von Gabain（Hg.），*Maitrisimit. Faksimile der tuerkischen Version eines Werkes der buddhistischen Vaibhṛ2ika-Schule. Teil 1 mit Beiheft I*, 1957; *Teil 2 mit Beiheft II*, 1961.（《弥勒会见记》——一佛教毗婆沙师著作回鹘译本的影印本）。

④ Ş. Tekin, *Maitrisimit nom bitig. Die uigurische Uebersetzung eines Werkes der buddhistischen Vaibhṛ2ika-Schule. 1. Teil: Transliteration, Uebersetzung, Anmerkungen; 2. Teil: Analytischer und rueckklaeufiger Index*. Berlin 1980.（《弥勒会见记》回鹘文译本研究）。

译。但奇怪的是他不采用通常突厥学家使用的转写法，而使用研究粟特语文献的学者使用的拉丁符号换写法（Transliteration），给读者带来了不便。

《弥勒会见记》似为一种古代戏剧形式，因为它的古代焉耆语本本身就叫做“戏剧”（*nāṭaka*）。^①回鹘文本每章（或“品”）前都标明故事发生的场地，章末有概括其内容的章名，共由 28 章组成，即由一章“序”和 27 章正文组成。根据书中的跋文，回鹘文是从古代焉耆语（原文作“吐火罗语 *toyri tili*”）译为突厥语（*türk tili*），而古代焉耆语是根据古代印度语制成，但迄今尚未发现任何印度语原本。古代焉耆语的本子已为德国考古队所发现。跋文又说古代焉耆语本是由毗婆沙师（*Vaibhāṣika*）圣月（*Āryacandra*）从印度语制成（*yaratmiš*），回鹘文本则由羯摩师（*Karmavācaka*）智护（*Prajñārakṣita*）从“吐火罗语”语译成（*āwirmiš*）突厥语。所谓“制成”可能是指根据印度语本编成，而不是译本，也可能只是假托之辞。

回鹘文《弥勒会见记》据德国藏本可能译成于 9—10 世纪，而哈密本则抄成于 1067 年。^②哈密本《弥勒会见记》是 1959 年在哈密天山区一个叫铁木尔图地方的遗址中偶然为一牧羊人发现的。共 293 叶（586 面），字体为正规的写经体，形式为古代回鹘文佛经常用的梵笈（*pustaka*）型，长 47.5 厘米，高 1.7 厘米。每面书写 30 行或 31 行。每叶在第 7 和第 9 行之间画有直径为 4.6 厘米的圆圈，圆心留有直径为 0.5 厘米的穿绳小孔。捐施人名为鞠·塔思·依干·都督。^③首先研究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的为我

① 关于《弥勒会见记》的剧本性质问题，笔者早在 1981 年《文史》第 12 辑中发表的《古代维吾尔语佛教原始剧本弥勒会见记（哈密本）研究》一文中已有论述。笔者现在的看法是：它似为一种看画讲说故事并可能带有某种表演的原始戏剧。可能近似于藏戏。总之，不能和现代的戏剧艺术等同起来。

② 回鹘文此处作“羊年闰三月 *qoyun yıl žun üčünč ay*”。

③ 如第 10 章跋文中有这样的文字：*mn taš ygān tutuq maitri burxaŋqa tuš bolayın tip bitidtim*（我鞠·塔思·依干·都督为能会见弥勒而让人抄写了[此经]）。

国的冯家昇教授，他在 1962 年《文物》第 8 期上发表了题作《1959 年哈密新发现的回鹘文佛经》一文，其中刊布了我帮助转写和翻译的一叶两面原文。之后我在 1980 年美国哈佛大学《突厥学报》第 4 期发表了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第二章研究，1981 年在《文史》第 12 辑发表了题作《古代维吾尔语佛教原始剧本《弥勒会见记》（哈密本）研究》的长文。之后，我的学生伊斯控菲尔等人在 1987 年研究、刊布了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的前五章。

哈密本《弥勒会见记》似由数人抄写成。从字体上看有三种：一为书法熟练的回鹘文写经体，其次为细长、有力的字体，第三为笔法不太熟练的字体。现已发现两个抄写人的名字：一为第 10 章 8 叶反面第 10 行 *mn waptsun šäli bitidim*（我法尊萨里书写）；在另一不知属于何章何叶的残片上写有 *bars yil ikinti ay yiti otuzqa mn tu tsupa äkä bitiyü tägintim*（我图粗帕爱凯于虎年二月二十七日写毕）的字样。

在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的序章中有一长段文字提到了古代印度和新疆塔里木盆地一些佛教大师的名字，这些都为前人所不知。我根据古代焉耆本译者圣月大师的出生地，在德国写本中作“阿耆尼”（*Agnideśa*，即焉耆梵文化的名字——见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一），而在哈密本中他的出生地则改为唆里迷（*Solmi*），从而得出结论：多见于穆斯林文献（如 11 世纪著名的《突厥语大词典》）中的、学者长期不知其位于何处的唆里迷，就是焉耆。

这里不打算详细讨论写本在正字法和语言方面的特点。简而言之，写本的语言比较古老，有些接近摩尼教文献的语言，即附加成份中常以低元音代替通常的高元音（即以 *a/ä* 代替 *i/i*）。在转写方面，为了读者的方便，我们采用了传统的国际突厥学拉丁字母。

关于与“吐火罗语”原本比较的问题，我们只是在德国现存吐火罗语残卷对回鹘文相应部分有帮助的情况下加以引用，详细

的对比研究要留给吐火罗语和回鹘文专家合作来进行。最近新疆又发现了新的吐火罗语残卷，希望能尽快予以刊布。^①

哈密本在数量上多于德国本。经过与柏林本（胜金口本和木头沟本）相比较，哈密本与德国本之间虽基本相同，但有些地方并不一致。二者可以互为补充。

葛玛丽教授认为《弥勒会见记》是在回鹘人所谓的新日（yangi kün，每年的弥勒节日？）时向佛教信徒们演唱的剧本。^②至于弥勒节日是否与新年在同一时间，这一点尚不能确定。汉堡大学华裔学者刘茂才教授在其《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后6世纪库车与中国内地的关系》一书中，关于当地庆祝新年的情况引有下列记载：“新年时举行七天斗兽游戏……此外日夜举行名叫苏幕遮的表演，演员们头戴动物面具，唱歌跳舞……这里苏幕遮可能相当与伊兰人的纳乌鲁孜（Naurōz）节……”^③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回鹘摩尼教徒中早有庆祝“伟大新日uluγ yangi kün”的传统。这从茨木刊布的摩尼教文献可看出。^④那里谈到信仰摩尼教的回鹘统治者与贵族们都参加这一节日活动。至于这一节日的具体含义则不清楚。我们认为如果《弥勒会见记》的吐火罗语本“根据印度语本制成”的说法只是一种假托，实则为当地产物，那就很可能是受到伊兰民族文化思想的影响所致。不管怎样，有一点是清楚的，在举行弥勒节日的“新日”以庆贺迄今作为菩萨的弥勒将成为未来之佛。在这一天佛教信徒们将观赏或听赏带有挂图或表演的说唱。这就当然需要一个说唱弥勒故事的本子，于是《弥勒会见记》就产生了。《弥勒会见记》虽性质上基本为小乘作品，但

① 1998年季羨林教授与W. Winter, G.-J. Pinault合作用英文研究刊布了这部分新发现的吐火罗语残卷，题作“Fragments of the Tocharian A Maitreyasamiti-nataka of the Xinjiang Museum, China”，Berlin-New York.在此之前，他曾用汉文在国内刊物上发表过一些研究成果。

② 附册一，第29页。

③ Liu Mau-tsai, Kutscha und seine Beziehungen zu China vom 2. Jh. V. Bis zum 6. Jh. n. Chr. 1969, p.10.

④ P. Zieme, Manichaeisch-tuerkische Texte, 1975, 49, 50, Anm. 438.

已见大乘的影响。这里信徒们追求的不仅是阿罗汉，而且也是菩萨理想，希望将来弥勒下生到人世时，能聆听他的教导，会见未来佛，从而成道并得到解救。

下面为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28 章内容的简单介绍：

序章，回鹘文称“敬章”（yükünč ülüš），为关于佛、法、僧的一般说教，还讲到 18 有学（śaiksa）和 9 无学（aśaiksa）。此外包含有其他重要的内容。

第一章，讲南印度（Dakṣinapāṭha）年已 120 岁的跋多利（Badhari）婆罗门举行施舍大会。

第二章，讲弥勒生于高贵的婆罗门家，自幼聪明过人，从师于跋多利。后受其师的委托，弥勒和无胜（Ajita）及另外 15 个同学去中印度摩揭陀（Magadha）国婆萨纳迦（Pāsānaka）山去见释迦牟尼佛。后者回答了他们心中未说出的疑问，并向其说法。弟子们都获得不同程度的果报，弥勒受戒成为佛的弟子。

第三章，讲佛养母（也是其姨母）大爱道（Mahāprajāpatī）亲自种棉花，纺纱织布，做成僧衣，要送给佛，但佛让她送给僧众；并说送给僧众就等于送给他。这里反映了向寺院和僧人施舍的重要性。

第四章，释迦牟尼佛预言未来弥勒菩萨将从兜率天降生到人间，并成道说法。这里描述了弥勒的品质和对一切众生慈悲之心。当弥勒入定无人能唤醒他时，只有佛能唤醒他。弥勒乞愿成为将来佛的继承人，宣说佛法并拯救众生。释迦牟尼佛接受弥勒的请求，让他成为自己的继位者（tigin ögä），并把解救众生的任务交托给他。

第五章，为对弥勒降生地翅头末城的描述。

第六、第七两章，只存残叶。从残存的属于第六章最后一叶关于本章章名残文“……赞未来瞻部洲……完”来看，仍为对未来弥勒降生地的描写。

第八、第九两章，似为描写弥勒在天上兜率天的情况。

第十章，章名为“弥勒从兜率天下降人间”，哈密本此章保存较完整。在兜率天弥勒向众天神说法，并表示说自己要下降人世，众天神挽留说在天上一样可以成道，弥勒回答说成道只能在人间完成，并建议众天神随他一起降生为人，弥勒早在兜率天选中的人间父母为婆罗门梵寿及其妻梵摩波提，梵寿为翅头末国商佉王的国师。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弥勒不是像其他佛一样出生于王家，而是出生在婆罗门家（但其母则出自王室，被称为王后 qatun）。

第十一章，主要是描述弥勒受胎降生的情况。弥勒降生时，天上人间都充满瑞象。新生儿生下后就能迈腿走七步，宣说这是他最后一次降生人间。在他降生的第五天，全翅头末城的百姓和商佉王以及王室成员都向他致敬。七天后，弥勒母亲不幸去世。看相师对弥勒父亲说，此子不会留在家中，而终要离家学道。之后是关于弥勒学习的描述，老师就是其父，父亲对儿子的聪颖过人感到十分惊讶。

第十二章，哈密本也十分残破。内容为弥勒因宝幢被毁而感万物无常。章末题作“弥勒菩萨因宝幢（毁坏）而对生死轮回产生恐惧完”。

第十三章，谈到弥勒妻苏摩娜（Sumanā）夜做噩梦。弥勒解释说，这预示他将离家寻道。之后是关于深闺的描写，弥勒坚定了离家出走的决心。这里像释迦牟尼佛传记一样，弥勒于午夜时分乘车出走。路上遇见一僧人向他述说解脱痛苦涅槃之道，于是弥勒出家为僧。他让驭手萨拉提（Sārathi）把车子和衣物带回家中，自己剃去须发，出家为僧。弥勒从帝释手中接受了以前诸佛穿过的僧衣。

第十四章，根据德国本，此章题作“走向菩提树下”，主要讲弥勒在菩提树下静坐修行成正等觉。故事描述了有关佛传修行成道的经过，但无关于六年苦修的情节。在残缺约五叶后是龙王

Kṛtya 关于弥勒未来生活道路的预言和对龙华树的描写。弥勒在此树下就座，并强调这里也是以前诸佛成道的地方。

第十五章，题作“《弥勒会见记》第十五章（弥勒菩萨）成无上正等觉完”。这里详细描述了弥勒菩萨入定成正果的情形。弥勒看到直到地狱各界众生的情况。他在“第四定”时想到自己的前生，这里也详细阐述了所谓十二因缘，众生都来观看“仙王”弥勒，并向他敬礼，听他关于八正道的说法。商佉王把王位让给其子，自己也出家为僧。最后是讲弥勒保证将像以前诸佛一样，解救众生轮回之苦。

第十六章，题作“弥勒转法轮完”。这里描述了以商佉王为首的 84000 贵人出家为僧的情形，之后是弥勒向他们讲述四真谛、八正道。僧人们都因此破除烦恼，获预流果。弥勒的说法为他们打开了“通向涅槃之道”。商佉王等众人获阿罗汉果。此章插入了关于宝光佛时胜怨王和财许王的故事。转轮王财许在释迦牟尼佛时是僧人，名叫无胜；在弥勒时他是转轮王商佉，而胜怨王则将生为弥勒。这里还插入关于积功德，以求来生获得善报的说教。像以前诸佛都有两大弟子一样，弥勒佛也有仙施和满愿两大弟子。接着是关于弥勒父亲梵寿听说儿子成道后，也放弃国师的地位，和其他 84000 国师一起出家为僧；接着是弥勒子善意和其他 84000 童子也出家为僧，并获阿罗汉果。最后是商佉王妻耶殊伐提和 84000 贵妇也出家为尼。章末是讲多行善举，死后生在天上，当弥勒出世时能与他会见。

第十七章，题作“弥勒佛进入翅头末城国完”。其中讲到富人善施（Sudhana），他邀请弥勒佛和其他僧众用餐，并捐施一座大的寺院给僧众。

第十八章，讲龙王水光（Jalaprabhāsa）一连七天向弥勒佛进行捐施。弥勒佛详细讲述了各种捐施和未来的转生以及翅头末城听众听法受益。